

康德与生态女性主义

刘曙辉¹, 赵庆杰²

(1.天津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天津 300191; 2.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249)

摘要: 康德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是否相容?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主张消解性别压迫, 康德关于启蒙的看法却透出性别歧视; 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议题是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之间存在重要关联, 并将这一双重压迫的根源追溯至二元论, 而康德关于人-自然、自然-文化的看法正体现了二元论思维。因此, 康德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是不相容的。

关键词: 康德; 生态女性主义; 启蒙; 二元论

中图分类号: B516.31;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8)06-0099-04

近几年, 女性主义者开始重新评价西方哲学传统。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也对西方哲学遗产进行了重新审视, 康德作为西方哲学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自然在其视野之内。生态女性主义承袭女性主义的一贯传统, 主张消解性别压迫, 同时主张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压迫之间存在重要关联, 并将造成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之根源追溯至二元论。面对生态女性主义的两大理论指向, 康德哲学能否与之相容?

一、康德的女性观

康德的女性观在其关于启蒙的看法中有很好的体现。在《对这个问题一个回答: 什么是启蒙?》(1784)中, 康德开篇就说: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 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 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 aude(敢于知道)!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1](P61)]随后, 他又指出懒惰和怯弱是人们之所以乐于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的原因, 并且认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全部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看作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因此, 女性不可能成为启蒙的先行者。

康德把女性排除出启蒙话语的做法在《实用人类学》(1798)一书中得到印证。康德断言, 与男人相比, 女人的潜能被局限在再生产的角色上。他写道: “当大自然把它最宝贵的信物, 即种, 托付给女人的身体, 通过胎儿使类繁殖下去并达到不朽时, 它仿佛是由于顾虑到种的保存, 于是就把一种恐惧, 即对身体伤害的

恐惧以及对类似危险的畏怯植入了女人的本性之中, 这种软弱性给了女性合法地从男子那里要求保护的权力。”^[2](P226)]因为她们天然的恐惧和畏怯, 康德认为女人不适合学术工作。他把有学问的女人描述成“她们需要书籍就像需要表一样。她们带着表是为了让人看见她们有一块表, 通常不管这表停了没有, 或是走得准不准时。”^[2](P228)]康德在其前批判时期的美学著作《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1764)中也表达了对妇女的类似情感。他指出, “一个像达西埃(Dacier)夫人那样满脑袋装着希腊文、或者像查泰勒侯爵夫人(Marquise du Chatelet)那样在力学领域参与基本争论的女性, 简直就可以再长出一部胡须来了; 因为一部胡须也许可以更清楚地表现出她们所追求的深邃的神态。”^[3](P230)]女人与学术之间的矛盾使得女性难以成为学者, 也就难以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 因为康德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难以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 也就难以实现启蒙, 因为唯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尽管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的时刻, 但是其中所说的“人类”显然不包括女性, 因为她们始终处于男性权威的监护之下。女性被排除在启蒙话语之外, 女性经验也被抹杀。康德启蒙话语中的性别歧视显现出康德与生态女性主义消解性别压迫这一理论旨趣的不相容。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 是女性主义运动与环境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女性主义的第一阶段以自由女性主义为代表, 主张争取与男性一样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权利; 女性主义的第二阶段以激进女性主义为代表, 强调女性

收稿日期: 2008-05-20

作者简介: 刘曙辉(1978—), 女, 助理研究员, 哲学博士。E-mail: liushuhui211@sohu.com

与男性的差异,要求重新评价女性的存在方式及其精神特性。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概念,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存在直接联系,并强调女性有着引发生态革命的潜能。与以前的女性主义相似,生态女性主义也主张消解性别压迫,它包括根除任何导致对女性持续而系统的压迫的因素。^{[4](P173)}尽管女性主义者对女人的屈从地位的本性以及解决方法存在分歧,但都普遍认为确实存在性别压迫,而且必须废除性别压迫。

“女性主义问题”是以某种方式有助于理解对妇女的压迫的问题。什么是女性主义问题依赖于具体情境,特别是女性生活的历史和物质条件。由此,我们就可以回溯到康德所处的时代来理解其女性观的历史情境。在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将妇女排除在大学教育之外,其中包括康德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哥尼斯堡大学。虽然当时的德国大学并不是文化创新的重镇,但是它依旧是哲学和科学工作的所在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都是大学教授。只有少数普鲁士的贵族妇女能够获得大学教育,而不是普遍地对妇女开放,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医疗、教学和法律也直到19世纪80-90年代才逐渐对妇女开放。因为缺乏接受教育和接近文化权威的机会,当时女性的识字能力明显低于男性。康德没有对教育中存在的歧视做出批判,相反,却嘲笑那些为从事学术而做出卓绝努力的妇女,例如上面他对达西埃夫人和查泰勒侯爵夫人的嘲弄。康德启蒙观中的性别歧视是启蒙时代的一个缩影,是对当时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一个真实反映。康德哲学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和强化了对女性的统治在康德与二元论的分析中可见一斑。

二、康德与二元论

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多元框架,不同主张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均来自不同的哲学视角,其共同点在于对妇女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生态女性主义者都共享一个主张: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存在重要关联。著名生态女性主义者内斯特·金曾说到(男性)对于女性和自然的仇视紧密相连并互相强化,并把造成这种双重压迫归因于二元论的观念框架,指出二元论思维,特别是文化与自然问题上的二元论思维,支持着压迫。^{[5](P9-14)}在《新女性/新地球》一书中,鲁瑟主张,二元论观念框架将女人等同于阴性、身体和地球,男人等同于阳性、心灵和人。理性-情感、心灵-身体、文化-自然、人类-自然、男人-

女人等的二分汇聚在一起,这隐含着男人对女人和自然拥有天生的权力。古希腊支持这种二元结构,基督教使之永存,科学革命使之进一步巩固。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对妇女和自然的双重压迫看上去是正当的,是“自然的”。^[6]在这种二元观念框架下,那些与身体、情感和女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总是被认为低于那些与心灵、理性和男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按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理解,二元论不同于简单的二重性或二分法。二元论不只包含两个领域或两种不同种类事物的区分,而且把世界上的事物都分为两类分立的对子,把两类对子视为相互对立而不是互补,相互排斥而不是相互包容,并进一步设计出非此即彼的方式以至于对子中的一个隶属于另一个。在《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统治》一书中,普兰伍德指出,二元论是“一种在文化中被印记和自然化的分离和支配关系,其特征是等级之间的极端排斥、疏远和敌对,被建构为系统上更高的和较低的、上等的和下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7](P47-48)}换句话说,二元论是一种包含价值等级的二重性,其中一个被认为比另一个更有价值。例如,笛卡尔主张心灵高于身体。普兰伍德进一步分析了二元论的五个特征:第一,背景化,依此主人对他者的依赖性被否认或减小;第二,高度分离,依此假定主人和他者之间存在绝对的不连续性,这是一种种类上的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异;第三,合并,依此他者只是以主人不拥有某些性质来定义,或者只是以能够被合并进主人的需要和欲求的性质来定义;第四,工具主义,依此他者被认为只是一个对象,是作为主人达成目的的资源或手段,而不是一个有自身目的的主体;第五,同质化,依此被压迫者的所有成员被视为都是相同的,其中的个人性或者内部差异被剥除。^{[7](P48-55)}下面我们主要从背景化、高度分离、工具主义和同质化这四个方面来分析康德与二元论的关联。

二元论的特征之一——背景化。这是“源于统治关系所引发的不可化解的矛盾,主人试图既利用他者……同时又否认因利用他者而产生的依赖。”^{[7](P48)}康德承认,道德行为必须在自然中发生,这是行为发生的“背景”,但是行为主体自身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独立于自然。他只依据理性命令而行事,而不受禀好、自然冲动、激情和感官欲望的束缚。因此,他的意志和行为不受自然影响力和自然法则的影响。自由意志的基本特征被定义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对意志的任何别的规定根据、而只有那个普遍的立法形式能够用作意志的法则:那么一个这样的意志就必须被思考为完全独立于现象的自然规律,也就是独立于因果性法则,确切说是独立于相继法

则的。但一种这样的独立性在最严格的理解上、即在先验的理解上,就叫作自由。所以,一个惟有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才能充当其法则的意志,就是自由意志。”^{[8](P36-37)}就人具有道德行为能力而言,人是超自然存在。道德的这一特征显示,人在某方面(而且必须)完全与自然相分离。也就是说,人是自足的。但是,如果没有身体作为居所,意志本身就成为不可能。摩耶指出,未能认识到人关联和依赖自然的方式将导致自然的毁灭,原因有两点:“(1)既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自足的,自然的毁灭被视为很少影响人类;,(2)既然在人-自然的二元论中,自然是较低的一方,那么自然的毁灭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异乎寻常。”^{[9](P81)}通过淡化人对自然的依赖和把自然描述为低于人类,二元论使得非人自然的毁灭是可接受的。

二元论的特征之二——高度分离。在二元论中,对子中具有特权的成员被定义为根本不同于另一成员。它否认对子中两个成员之间的连续性和共享特征,认为其对子组成了两个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的世界。康德关于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的区分表现出这一特征。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只有惟一的一种存在者,它们的原因性是目的论的,亦即指向目的的,但同时却又具有这种性状,即它们必须依据来为自己规定目的的那个规律,是被它们自己表象为无条件的、独立于那些自然条件的,但本身又被表象为必然的。这种类型的存在者就是人,但却是作为本体看的人;这是惟一这样的自然存在者,我们在它身上从其特有的性状方面却能认识到某种超感官的能力(即自由)……。”^{[10](P293)}人之所以不同于自然中其他事物,在于他的超感官能力——自由,在于他能够独立于自然条件而自由地为自己设定目的,从而为人奴役非人自然提供了正当证明。这里,我们可以参照沃伦的推理,得出下述推理^{[4](P175-176)}:

- (1)人能独立于自然条件而自由地为自己设定目的,而非人自然不能。
- (2)任何能独立于自然条件而自由地为自己设定目的的东西在道德上都优于缺少这种能力的东西。
- (3)因此,人在道德上优于非人自然。
- (4)对任何 X 和 Y 来说,如果 X 在道德上优于 Y, X 对 Y 的控制的道德上可以获得正当性证明。
- (5)因此,人对非人自然的统治在道德上可以获得正当证明。

二元论的特征之三——工具主义。这一点在康德关于自然与文化的论述中得到体现。首先,他指出人是自然的最后目的。“最终的问题是:这些动物连同上面各种自然界是对什么有利的呢?是为了人类的多种多样的利用,对所有那些被造物作这种利用是人的

知性教给他的;人就是这个地球上的创造的最后目的,因为他是地球上惟一能够给自己一个目的概念、并能从一大堆合乎目的地形成起来的東西中通过自己的理性造成一个目的系统的存在者。”^{[10](P284)}其次,文化是自然的终极目的。“既然那种通过人类与自然的联结应当作为目的而得到促进的东西必须在人本身中发现:那么这种目的或者必须具有这样一种方式,即人本身可以通过大自然的仁慈而得到满足;或者这就是对能够被人利用(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然来达到的各种各样目的的适应性和熟巧。前一种自然目的将会是幸福,后一种目的则将是人类的文化。”^{[10](P287)}因为地上的幸福是一切通过外在于人和内在于人的自然而可能的目的的总和,只能期待于自然条件,所以不能成为终极目的。文化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对任意目的产生适应性的过程,这些目的是他自己建立的,而且他在规定目的时不依赖于自然,自然只是被用作手段。因此文化才是自然的终极目的。最后,康德区分了熟巧的文化与管教的文化,认为只有管教的文化才是自然的终极目的。熟巧的文化是促进一般目的的适应性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但是“还不足以促进在规范和选择其目的时的意志,这种规范和选择本质上却是对目的的某种适应性的全部范围所要求的”。^{[10](P289)}管教的文化在于把意志从欲望的专制中解放出来,克服本能冲动,发展自由选择的能力,进而压制动物性,提升人性。从“人是自然的最后目的”到“文化是自然的终极目的”再到“管教的文化是自然的终极目的”,康德表达了他对人与自然、文化与意志与欲望处于二元对立状态的看法。人是目的,自然是手段,因此,我们没必要去考虑自然或者自然中其他非人动物和植物是否有它们自己的需要或目的,而只需要从我们人类自身的谋划和目标去分析它们,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自然的统治。

二元论的特征之四是同质化。“如果一种关系要适合统治的话,不仅仅需要两极化。统治阶级必须看上去是同质的。……在同质化中,低等群体内部的差异被漠视。”^{[7](P53)}确实,康德对自然作为“现象物的总体”进行了区分,即惰性物体(比如山川河流)和有机存在者,似乎在人-自然的二分中他并没有将自然本身视为同质的。但是,我们知道,康德把人归入有机存在者之列,而人作为有机存在者,与其他有机存在者相区分的关键在于,人除了作为现象的一面,还有作为本体的一面。因此,他关于自然的区分最终是为了说明人对于自然的优越性,他对于惰性物体和人以外的有机体的内在差异是置之不顾的,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作为人的目的的手段,在与人类的关系中,只是被人类看成是“环境”,而不是与人共同构

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

至此,我们发现康德关于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的看法正好体现了二元论的特征,而二元论观念框架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致力于推翻的,这又说明康德与生态女性主义是不相容的。

综上所述,康德的女性观呈现出性别歧视,而其

对于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的看法正是二元论思维的表征,这与生态女性主义的两大理论志向——消解性别压迫和消解二元论——相悖,两者之间的不相容性显露无遗。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康德哲学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毫无裨益,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深究。

参考文献:

- [1] 康德. 对这个问题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A]//詹姆斯·施密特.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C]. 徐向东,卢华萍,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2] 康德. 实用人类学[M]. 邓晓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3] 康德. 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A] // 李秋零. 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前批判时期著作(1757-1777)[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4] Warren, Karen J. 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A]. //Mary Heather MacKinnon and Moni McIntyre. Readings in Ecology and Feminist Theology [C]. Rowman & Littlefield, 1995:172-196.
- [5] King, Ynestra. The Eco-feminist Imperative [A]. //Leonie Caldecott and Stephanie Ireland. Reclaim the Earth: Women Speak Out for Life on Earth [C]. London: Women's Press, 1983.
- [6] Ruether, Rosemary Radford. New Woman/New Earth: Sexist Ideologies and Human Liberation [M].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75, Chapter Five.
- [7] Plumwood, Val.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8]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9] Moyer, Jeanna. Why Kant and Ecofeminism Don't Mix [J]. Hypatia, 2001, 16(3):79-97.
- [10] 康德. 判断力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Kant and Ecofeminism

LIU Shu-hui¹, ZHAO Qing-jie²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2.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Abstract: Is Kant's philosophy compatible with ecofeminism? Ecofeminism,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claims to end sexist oppression, while Kant's opinion of enlightenment has gender discrimination; the central topic of ecofeminism is the view that domination of women and domination of nature has important connection and attribute these twin oppressions to dualism, while Kant's view of human/nature and nature/culture embodies a dualistic thinking. Therefore, Kant's philosophy is incompatible with ecofeminism.

Key words: Kant; Ecofeminism; Enlightenment; Dualism

[责任编辑:箫姚]

(上接第98页)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Livelihood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YANG Cai-lin¹, WANG Hong-wei²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2.School of Artillery Commanding, Langfang 200070)

Abstract: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C), the industry education was accepted 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is is a great progress of China in the evolu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C, advocates of livelihood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duction education have emerged gradually, and then with the industry education which began in Late Qing Dynasty played great roles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past, researchers always divided the RC's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inking to different schools and then described one by one, yet they didn't analyze their common essenc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born of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livelihood education, their different meanings and their common essence. Adapted to the education situation and social reality at that time, livelihood education constitutes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RC's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history. It also provides great experience to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ult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velihood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education; production education

[责任编辑:孟青]